

# 古籍杂谈

## 古籍杂谈



穆衡伯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 古籍杂谈

穆衡伯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G256.1  
M970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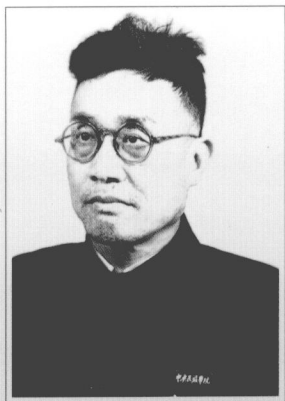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籍杂谈 / 穆衡伯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80729-334-7

I. ①古… II. ①穆… III. ①古籍—简介—中国  
IV. ①Z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734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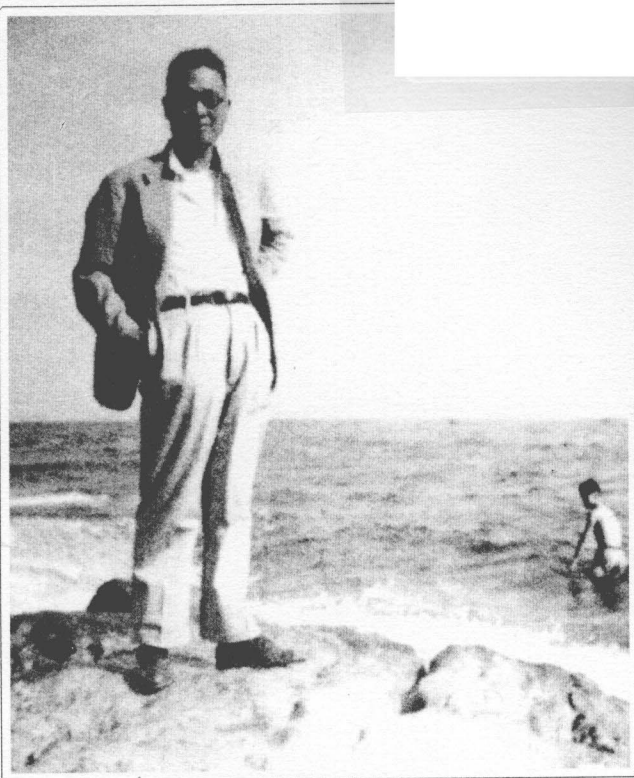
|      |                                                                           |
|------|---------------------------------------------------------------------------|
| 书 名  | 古籍杂谈                                                                      |
| 著 者  | 穆衡伯                                                                       |
| 责任编辑 | 卞 岐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br>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br>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br>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br>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 211523                                       |
|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8.125                                                                     |
| 字 数  | 218千字                                                                     |
| 版 次  |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80729-334-7                                                    |
| 定 价  | 26.00元<br>(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7572508)                                |



## 作者简介

穆衡伯（1896—1970），天津人，回族。幼读私塾，后入北洋大学预科、保定军官学堂学习。民国时期主要在军界服务，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原大战、抗日战争。曾在杨虎城将军麾下任重要军职，并曾担任过杨将军的私人代表。1945年抗战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授陆军少将后退役。

1947年受聘江苏省立扬州中学任教，一年后转入省立昆山中学任教。解放后经过学习集训，1949年暑后任该校教导主任。1950年底赴京，经在西北工作时熟识的共产党老朋友南汉宸、申伯纯介绍，根据本人意愿，由有关部门安排到新建的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在该院图书馆工作达十五年之久，主要从事古籍、善本、方志的采集鉴别整理，曾与著名学者潘光旦、费孝通等共事。1948年在上海参加民主建国会。在民院工作期间，曾被选为北京西郊高等学院民主党派组织召集人之一。1970年春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穆衡伯在北戴河（1956年）



穆衡伯花桐君夫妇在北京中山公园（1965年）



二十世纪80年代初，穆衡伯子女嘉琛（左二）、嘉琬（右二）、嘉琨（右一）、穆琰（左一）聚会北京讨论为父亲著作出书事宜（二子嘉瑛远在安徽，未到）



2009年12月5日本书编辑整理组成员聚会，讨论定稿出书事宜。  
左起：沈立人 周明善 缪咏禾 夏复春 顾纪瑞 穆嘉琨



十三经古文。按清人钱大昕统计。共为647500余字。所有  
解经之书。不下一万种。论其量可四三万倍於原文。

十三经注疏。宋代有孔隆武英殿刊本及阮元氏嘉庆  
末年南岳在学刻本两种。

释经之文曰诂。曰笺。曰解。曰学。今通谓之注。辨释达  
名正义。今通谓之疏。(见明录18)

过去儒家。笃信述作。出自孔子制定之说。奉为经典。不  
容置议。诂经之说。(以今言释古言为诂。意即解经)则如持  
己说。述师承。非惟诂经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  
与经书所同。起要以致。王弼王肃各自论说。不相统摄  
入宋以致。洛(二程)周(朱子)之学绝起。所谓道学大旨  
独研义理。经师旧说。斥为不足信。其学各辨是非。以致  
学脉旁分。马融郑玄已分定一尊。自宋末王明说字之博  
有明末家多抒心得。为王守仁著其学空谈臆断。疏才  
改证。於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要之我国所  
来。儒家之学。不出汉宋两家。互为胜负。入主出奴。门户之  
见。难於消融。<sup>汉唐宗今在改证古经。发展为考据学。</sup>  
宋儒<sup>明主理学。在因也。</sup>以上畧述旧学术界汉宋之争。今日受陈腐了矣。立当时固  
最亮也。(见四库总目经部总序)

宮之府。成帝(前32-前7)時秘書頗有亡散。乃使  
謁者陳农求遺書於天下。蓋政府藏書實始漢武  
而成帝繼之。兩代時代推移。人事變遷。書之  
聚散靡常。隋之牛弘認為書有五厄。明胡應麟  
氏亦稱六朝以迄又增五厄。(見少室山房叢書)考之  
史實尚不止此。茲合各家所說。闡述如下

1 秦始皇焚書。古代墳典盡成灰燼。(前213)

2 王莽之末。長安兵起。西漢藏書33090卷  
以及宮室圖書。扫地以盡。(公元23)

3 東漢之末。董卓挾獻帝移都。吏民扰乱。圖書燬  
帛。取為帷囊。東觀漢記13269卷。一時火燔焉。(190)

4 永嘉無怀之亂。劉石寇陵。東晉覆滅。秘書中外  
三閣29945卷。朝章典冊。從而失墜。(311-3)

5 梁元帝(蕭繹)後都江陵。典籍悉萃於斯。周師  
入郢。悉投諸火。所入才十二。焚書可七万卷。  
(554)

6 隋世聚書甚夥。大業之末。天下喪亂。東都修文殿



作 者 穆衡伯

编辑整理 穆嘉琨(统筹) 穆嘉琬 穆 琰

特邀主审 缪咏禾

特邀顾问 沈立人 顾纪瑞 夏复春

助 理 穆 镇 穆 锡

# 一把开启国学库门的钥匙

——《古籍杂谈》序

马荃伯\*

近些年来，一股“国学热”悄然升起，声势越来越大。所谓“国学”，当然不限于儒学，而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是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并且采取正确的态度积极参与的。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报告强调：“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地加以贯彻。

我国传统文化中确实蕴含着许多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仍然值得我们撷取的宝贵财富。这里，我想就我国传统文化中对我们今天有所启示的问题稍稍举例说明。此类例子可谓俯拾即是。

——利益与道德。历史上确实有人否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要求，如董仲舒说什么“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类，似乎圣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这是走了极端。传统文化中正确的主张则是能够全面地看待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反对片面地追求物质利益，特别是一己之私。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

\* 马荃伯(1934— )，《求是》杂志原副总编，《中华魂》杂志现主编，主要著作有《别车杜文艺思想论稿》、《奇谈备忘录》、《激浊扬清集》、《两刃相割集》、《匪土匪席集》等。

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他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就摆正了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的位置。只有在精神上追求高尚境界的前提下在物质上谋取富足，摆脱贫困，才是正确的做法，相反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这就是说，人之所以是人，是有他的道理。如果只图温饱、闲适，不接受教育，那便同禽兽没有什么区别了。他常把有没有道德底线作为判别人与其他动物的分界线，例如：“……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这个警示是很有道理的。他提到的一种状况也很值得我们警惕，这就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就是说，上上下下交相追逐自己的私利，国家就危险了。荀子在这方面的言论也很多。他说：“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这就告诫我们，在追求精神高尚的前提下谋取物质利益是光荣的，相反，抛开这个前提不择手段谋取物质利益是可耻的。他还说：“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就是说，一个人言语不能遵守固定的信誉，行为不能保持经常的操守，只要是私利所在，便无条件地去追逐，那就堕落成小人了。他把正确处理精神追求和物质享受的关系运用到治理国家上，指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就是说，既要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又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传统文化中关于处理利益与道德关系上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有借鉴的价值。我们要在广大人民中间提倡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这是关系到国家能否兴旺、社会能否进步、人民能否幸福的大事，切不可等闲视之。

——差异与和谐。我们都记得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传统文化中强调“和”，讲求和谐，这是很有道理的。但和谐并非强求一律。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就是说，君子不强求一律而达到了真正的和谐，小人则强求一律而达不到真正的和谐。这告诉我们，为了求得真正的和谐，就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我们之所以反对霸

权主义、强权政治，就是因为它唯我独尊，目空一切，除了自己的那一套以外，不允许有另一种发展模式存在。这是行不通的。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并愿意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为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而奋斗，这就缘于我们既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当然，我们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并非尊重那些同进步人类的根本利益显然格格不入的东西，并非包容那些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要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我想，在这方面，传统文化中的有关论述是可资借鉴的。

——交往和自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主张博采众长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告诉我们，要善于在交往中学习而不能闭关自守。别人的长处经过学习，可以变成自己的长处；别人的短处，经过反思，如果自己也有说的话，就加以改正，从而也可以变成自己的长处。这个观点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就是说，事物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斗争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这里，关键在于内因。孟子曾经说过：“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就告诉我们，面对出现的问题，不要只问客观，而要反求诸己。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任何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企图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要准确分析世界发展的趋势，全面把握世界的发展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既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明理和践行。树立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培养比较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是重要的，但关键还在于付诸实践。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论述是值得我们今天仍然加以提倡的。例如，《礼记》上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几个环节都很重要，但最后还是落脚在“笃行”上。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里，对己对人，都强调实践的重要，乃至

认为如果自己所说的超过自己所做的便是一种耻辱。荀子说的就更尖锐：“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这些话值得我们认真咀嚼。毋庸讳言，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喜欢说空话、套话、大话、废话，积习难改，贻误事业。重温古人的这些名言，未尝不是医治此种顽症的一剂良药。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先要掌握必要的工具书。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古籍杂谈》便是这方面一部有益的工具书。如果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比作一座宝库的话，那么，这部书就好比是一把钥匙。至于入库之后，我们能否找到确实有用的瑰宝，那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其应取，去其该去；能否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和争论中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能否做到批判继承，在良莠混杂、瑕瑜互见中剥离出“良”和“瑜”来。但是不管怎样说，钥匙对于入库来说毕竟是重要的，——这便是《古籍杂谈》这样的工具书的價值所在。

作者穆衡伯先生长期从事图书馆工作，公务之余，辛勤治学，遭遇坎坷，奋勉不懈，值得缅怀和尊敬。这部书是他半生工作的小结，是他心血的结晶，真正有志于学问的人当不会等闲视之。

是为序。

# 书林的导引

## ——《古籍杂谈》编读后记

缪咏禾

今年秋天，老友穆嘉琨同志交给我一部他父亲穆衡伯老先生的遗稿——《图书杂谈稿》（出版时书名为《古籍杂谈》），要我对这部书稿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作些评价，并且对整理出版的技术性问题作些建议。

从穆嘉琨同志的介绍得知，穆衡伯老先生是天津人，回族，1896年生。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起初，在军政界服务，隶杨虎城将军麾下。1945年抗战胜利时以少将衔退役，在江苏的扬州、昆山从事教育工作。1951年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的图书馆工作，1970年病逝。

民族大学图书馆藏书198万册，在北京高校中居前位，其中少数民族图书和边疆方志有14万多册，尤其有价值。穆老先生在馆中工作十五年，涵泳书城，见闻自广。他在该书的小序中说：“馆中同人，业余之暇，促膝闲话，偶有涉及图书者，辄另记别纸。”积少成多，十多年下来，积累了180则材料，辑成了这部书稿。全书约20万字。

这180则材料，涉及我国古籍的许多方面，诸如书的历史，书的内容，书的编撰，以及书的制作和流通，等等。与书有关的人物和事件也有涉及，旁及有关的文化知识、典章掌故，涉及文献学、图书馆学、古文化常识的领域。虽然不能囊括我国古代书林的全貌，但这180个问题，却都是有志读书的人所应该知道的常识。所以，这是一本兼有专业性和普及性的知识性读物。当我们在书林漫步之际，它



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导引。

这里,以历史纪年为例,来看看本书的价值和作用。我国古代文献,大都以皇帝的年号纪年,或用干支,或用年月日实数;辛亥革命后,以“民国”纪年;建国后,以“公元”纪年。一般人所知道的,大概就是上面这一些,除此以外,所知很少。在穆老著作的《干支》、《纪年》等小节中,介绍了不少纪年的其他方法,计有:太岁纪年、黄帝纪年、孔子纪年、成吉思汗纪年、希腊纪年、罗马纪年、日本纪年、印度纪年、佛祖纪年、道教纪年等。还介绍了非正统称王者的僭伪纪年,即所谓的“闰位”,列举了从王莽到袁世凯的几十种僭伪纪年。此外,又介绍了有关年月日的种种异称等知识。显然,在接触到古今中外的文献时,这些都是必须掌握的知识。再以图书的书名为例。书中告诉读者,古人给著作起名,有通常的做法,或以官衔爵里为书名,或以文体内容为书名,大体不过八九种做法而已。掌握这个规律,则按名求书,会得到不少便利。但在同时,也颇多例外,诸如同书异名、同名异书,名实分离、作伪造假等等,这种种关于书名的知识,也是读书人不可不知的。

综观全书 180 则材料,已知的基础知识是主要的,作者的汇聚和补充则多寡不一,或多或少。有些小节有较多补充,内容丰赡,有些补充虽片言只语,也有它的特殊价值,弥足珍贵。所以,这是一本有价值的读物,对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很有用处。

本书是 40 年以前撰写的。学海滔滔,后出转精。40 年来,图书、文献学有不少新的进展。本书中不少章节,只能限于当时的见闻。这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在《简和策》小节中提到的出土简策数字若干若干,但作者成文后的 40 年,有了大量新发现。单是 1993 年在敦煌三危山出土的汉简,就超过过去一千多年发现的总数。这些新发现,本书当然无法收入,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像图书、文献学这样的学科,其实只有旧知与新知的累积增加,重在积淀,有了新知,旧知依然很重要。新和旧叠加,才称完善。并没有新、旧知识的淘汰或更替和冲突。所以,本书中的知识,在今天仍然是十分有用的。

民族大学图书馆中,有丰富的民族文献。在这一方面,本书也有

所体现。大约有六七个小节,谈到了少数民族的文字,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古文献中有关边疆问题的著作,以及少数民族的作家、藏书家等。这些材料,构成了本书的一个特色。

这部书要排印出版,有许多整理工作要做。此书的原稿已经佚失,保存了一份复印件。穆嘉琨同志交给我的就是这份复印件,还有一份根据复印件录入电脑后的打印件。我的工作底本主要是复印本。从这份复印本看出,原稿是毛笔书写的,行草,字迹大都可以辨认,但也有少数书写潦草,笔误,漏脱,难认等问题,更有小浮笺粘错地方造成了错简,甚至缺页等情况,还有复印模糊的地方。原稿只有句号一种标点断句,必须加上书名号等新式标点。这些,都增加了整理的工作量。我和钱兴奇同志两人用了些时间校订,整理成目前的状况,恐怕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敬请读者指正。

这里还要说一下本书的编次问题。作者穆衡伯先生在小序中说,当年写作时,“东鳞西爪,无从铨次,因其先后,辑而存之”。原稿的铨次,是以写作的先后记录下来的,180小节,没有按某一学科的体系来排列。现在要整理出版,考虑再三后认为,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还是以学科体系排列为好。为此,大体上按照文献学和古籍分类法的系统,以类相聚,分为五个部分,即:各类图书、书的历史和版本、图书装帧和印刷、目录学、出版人和出版事。

穆衡伯先生从将军到教师,从政坛折俎、战场决胜,到教坛授业,再到书城中和二三同事促膝闲话,笔耕著书。人生的经历,可谓丰富而曲折。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从点画不苟的二十多万字笔墨中,我们依稀可以窥知他作为军人、作为教师、作为父兄的面貌。编读之余,愿在此献上心香一瓣。

## 小 序

馆中同人，业余之暇，促膝闲话，偶有涉及图书者，辄另记别纸，积若干则，繁复牴牾者，加以芟汰，犹豫未决者，蓄疑以待问。东鳞西爪，无从铨次，因其先后，辑而存之。非以示人，聊备遗忘而已，姑名之为《图书杂谈》云尔。

穆衡伯  
一九六六年